



雪花阅读

康巴书屋

一篇《她》的影评(中)

——荒诞的真实 关于爱情

■杨佃曼

西奥多开始觉得萨曼莎善感且值得依赖,他的心情好多了,身边开始出现跳跃的音符,在下班回家的路上,他遇见好友艾米和她的丈夫查尔斯。查西奥多问起艾米的纪录片的进展,艾米低调地说自己只是剪了一些片段,西奥多表示自己很愿意看看。

回到家,西奥多又开始打游戏,只不过这次是和萨曼莎一起。于是游戏变得有趣起来,另外,西奥多的朋友发来邮件提醒他别忘了自己教女的生日,同时还给他介绍了一个漂亮聪明的女人约会。西奥多有些犹豫,但是萨曼莎积极地鼓励他,事情最终就这样定了下来。

西奥多在艾米家观看她的纪录片素材,西奥多主动提起他要去约会了,不过他们的谈话被查尔斯的插入打断,然后三人一起看艾米纪录片的素材:镜头里,艾米的母亲安静地沉睡。不一会儿,查尔斯问艾米“她会醒来做什么吗?”艾米尴尬地摇摇头,然后关掉了屏幕。艾米努力地想要表达自己的想法,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睡眠中度过,或许那才是最放松的时候……可是他的丈夫查尔斯显然并不能理解艾米的创作,他粗暴地提出自己的观点:何不采访你的母亲,问问她做梦的时候都梦见什么,然后让演员把梦境表演出来。最亲近的夫妻,在思想上却完全无法对话。我看到这里又笑了,同样是因为荒诞,因为真实。

导演处理巧妙的地方在于,他们并没有继续看到艾米和查尔斯的争吵,而是萨曼莎来找西奥多,告诉他律师等着他签署离婚协议。西奥多一下子又被拉回了回忆的深渊,他和妻子片段的过往,无声却历历在目。他无心工作,他又失眠了。他和萨曼莎聊天,聊到他的爱情,他的婚姻,他下意识责难萨曼莎并不懂得失去一个人的痛苦,他流泪了,他用手指抓着床单,萨曼莎聆听着,安慰着,最后鼓励他振作,而不是一直沉浸在自己的悲伤中。

他们在游乐场,西奥多和萨曼莎。他们做游戏,交谈,西奥多有着敏锐的观察力,而萨曼莎总是能立刻明白他的想法。她就在他身边,在他衬衣胸前的口袋里。该怎么描述,定位他们的此时的关系?西奥多比最初开朗了许多,他对萨曼莎说自己可以对她敞开心扉,什么话都可以告诉她。但是萨曼莎说自己做不到这样对西奥多。这让西奥多感到好奇,他想知道,萨曼莎在想什么。终于,在西奥多再三坚持下,萨曼莎对西奥多说,她有时会幻想自己拥有一个身体,在她说话的时候她能感受到身体的重量,甚至还能感受到后背的有点痒。

西奥多和那个性感聪明的女人约会了。他穿了一件亮黄色的衬衣,他们聊得很开心,他们在大街上接吻,周围是车水马龙的喧闹。突然那个女人问西奥多,“你不会像那些男人一样和我发生关系以后就消失不见吧?”西奥多显然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他尴尬地说不会,但事实上他根本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回答这个问题。女人说在自己这样的年纪,希望有一段足够正式的关系,西奥多退缩了。女人露出失望和受伤的表情,她离开了。

她甚至都没有名字,我的意思是,我们甚至都忘记她应该有一个名字。因为没有名字,她就不是具体的“她”,而是“她们”,所有像她这样的女人,她们的聪明和美丽足够吸引男人,可是她们对感情的模式和男人对感情的模式不一样。你不能对此判断对错,他们只是,不一样。在对错之上的标准,是真实。所以你能理解那个女人追问西奥多是不是对自己认真的,下一次什么时候见面;也可以理解西奥多只想耍耍此刻的欢愉,从肉体的欲望到感情的沉淀再到爱,需要时间。

这一次失败的约会会让西奥多很沮丧,他坐在床上,窗外的高楼大厦让他显得更孤独。低低地喑鸣再一次出现。他找到萨曼莎,告诉她他的约会。西奥多听出萨曼莎声音中的沮丧。她想真的实实在在生活在这个世界里,她为自己的沮丧和其他所有的感受感到骄傲,但是同时又感到害怕,这一切的感觉都是真实的吗?还是只是程序设计好运行出来的?

我们用什么来判断真实?眼睛看到的就是真实的吗?耳朵听到的就是真实的吗?身体能触碰到的就

是真实的吗?真实是否在通过他人的意识后还存在?真实是否超越时间和空间而存在?这不应该有唯一的答案,因为我们的思想和情感总是在变化着。它应该始终是一个不被遗忘的问题,在每天夜深人静的时候。

面对萨曼莎的困惑,西奥多说,“你让我感觉是真实的,萨曼莎”。在这个瞬间关于真实有了答案,那就是两个人交流的感觉,看不见摸不着,却是此时最大的真实。

这个段落,只是对话,甚至我们都看不到两个物理意义上的人在对话。他们多可爱啊,互相安慰和鼓励,分享彼此的痛苦和困惑,还有比这更美好的交流吗?然后顺理成章地,黑暗中,音乐中,他们做爱了,用彼此的声音,用想象。

第二天,西奥多似乎对昨晚发生的事情有点担忧——他依然是一个没有准备好在感情中“负责”的男人。萨曼莎对此没有介意,他们顺利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之后西奥多带萨曼莎来到海边,躺在阳光中的沙滩上,西奥多和萨曼莎。背景中是一首温柔的曲子,那是萨曼莎写的。回去的路上,他们谈到婚姻。共同成长,又共同变化,一幕一幕的画面,过去成为我们讲给自己的故事。

还记得前台工作的壮汉保罗吗?他被西奥多写的一封信所吸引,称赞西奥多的内心一半是男人,一半是女人。我想除了生理特征的性别判断外,我们都习惯用感性和理性的多少来判断男人和女人。这并不绝对,但不无道理。只是并非所有的女人都真的是感性的,更多时候是情绪化,而非感知力。对男人也是如此,很多时候的反应不是基于理性,而是无知无感。

西奥多和艾米在家楼下相遇,别忘记他们是朋友也是邻居。西奥多迅速察觉到艾米情绪的低落,艾米告诉西奥多她和查尔斯分手了。他们为看上去很琐碎的小事争吵,一个要另一个回家把鞋子摆好,另一个不愿意,觉得什么事情都被操控,于是两个人开始喋喋不休地争吵,直到崩溃。我想其实两个处于理性中的人是不会争吵的起来的,即使他们意见不一致。争吵的内容往往没有逻辑,没有聆听和交流,只是在情绪中自言自语。即使知道是情绪,语言的伤害却还是存在,而我们又往往在最亲近的人面前丧失理性。

西奥多参加教女的生日派对,萨曼莎和她四岁的教女聊天,这是西奥多第一次把萨曼莎介绍给身边的人。当然,谁都会有这样的顾虑,因为他们的关系在世俗认知中或许会因为怪异而不被人接受。

西奥多和艾米聊天。他们第一次坦诚谈到了与他们关系亲密的操作系统。这是爱情中重要的一步,得到别人的一些理解,一些认可,两个人的生活开始交融。西奥多要去签署离婚协议了。他的状态已经和之前大不相同,他终于调整好自己,去面对人生一个重大的改变。

西奥多和前妻在餐厅见面。妻子在离婚协议上签名的时候,西奥多的脸抽搐了一下。过去的画面再一次出现,没有顺序,只是,都还记得。他们谈到彼此现在的生活,西奥多说自己在和一个人交往,对方很棒。但是当告诉他前妻萨曼莎是一个操作系统时,对方显然无法接受。在她看来,或许这也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观点——与一个操作系统之间的感情是不真实的,那不过是一种自我逃避。

关于人与人工智能恋爱的片子,《她》并不是第一部。影片一开始让我迅速联想到了BBC的《黑镜》系列,每一个故事,从不同角度,在未来科技的情境中深刻地探讨了人性的不同面。其中包括爱情。《黑镜》的一个故事里,女主角的男友因车祸而丧生,女主角因为思念而根据男友生平所有的信息定制了一个一模一样的机器人。她通过这样的方式缓解了自己的痛苦,甚至差点真的爱上了这个机器人。但是她最终选择了“正常的”日子:她没有让这个机器人继续融入自己的生活,而是把他锁在了阁楼下,而她,继续现实的生活。看完那个片子的时候,我以为这已经是未来科技语境下对人类感情最为深刻地探讨,所以当《她》刚开始的时候,我甚至有些不屑:一个小时就能表达清楚的主题,需要两个小时的篇幅去表述吗?后来要怎么发展?如何结尾?事实证明我最初的判断错了。

■列美平措

我始终不认为自己是个人可以给别人写序的人,但拗不过老朋友寥寥、桑丹的要求,写了个类似序的东西后,有些州内州外爱好文学的朋友找我为他们的集子写个序,我都全部婉拒了。

认识洛迦·白玛也快二十年了,早在她在康定师范学校读书的时候,她的语文老师,当时在诗坛已很有名气的诗人冉仲景,就曾带她到我在将军桥的老房子拜访,那时除了觐觐外,刚刚学习写诗的她,并没有给我留下太多的印象。再次见到洛迦·白玛时,我并没能很快认出她。那是2010年的时候,她已在九龙县工作,受九龙县《伍须梦》杂志的委托,来贡嘎山杂志社找我们几个编辑题词,期间提起当年之事,这才慢慢想了起来。此时再看到她写的诗,早已脱去了稚嫩的学生味道,让人刮目相看了。

读洛迦·白玛的诗

经过这么多年坚持不懈地写作,洛迦·白玛的诗歌越写越好,也越来越有了自己的特点。此刻,这一本沉甸甸的诗歌集子《雪覆盖的梦园》就摆在我的案头。

欣赏一首诗歌,阅读一本诗集,是需要做很多准备的。比如什么是诗人?什么是诗歌?这两个问题,或多或少都应该明白一些,这不是形而上的问题,而是打开诗歌殿堂的钥匙。

诗歌的定义有无数种,其中一种说法值得注意:诗歌是语言的艺术。说诗歌是语言的艺术,它的潜在寓意在于:文学与诗歌,有一个神圣的使命,就是必须不断地对人类的语言进行丰富,而不是在既有的语言范式或既有的语境里做简单的复述或无病呻吟。自朦胧诗诞生以后,很多人说他们读不懂诗了,这一现象,正是诗歌本质的体现。诗歌语言既是确定的,又是不确定的,诗意就其间。

“把执着还给梦境/把灵魂还给安详/把你还给佛/把我还给风还给我/还给水,和土……”这是洛迦·白玛《归位》中的诗句,也是她对诗人(自己)生命终极意义的追寻与确定。诗人就是火,去燃烧,去温暖;诗人就是水,去流淌,去滋润;诗人就是土,去膏腴,去孕育。诗人的这种终极情怀与终极意义,是极端诗意的,也是极端纯粹的。换一种简单的语言,就两个字:献祭。诗人就是献祭的人,诗人通过献祭,完成诗人的使命,成就诗人的人生。

当我们以这样一种态度切入洛迦·白玛的诗歌时,我们就能读懂她的《你得相信》:“你得相信/永恒就是把爱还给爱/在没有你我他她的彼岸/天地在一滴水里安住。”洛迦·白玛此刻的性情是绝对的纯粹,洛迦·白玛此时的面容是绝对的平静,而她的内心,已经空灵一片。

我们爱说这么一句话:文如其人。

诗之于诗人,更应该是诗如其人。一个人可能写千万首诗歌,可能赞美千种万物事和瞬间,但诗歌的主题却可能只有一个。

这个判断对于洛迦·白玛的诗歌也是适用的。她所有的小辑:雪之园、梦之城、夜之歌和心之语,都贯穿一个主题——爱。

爱,是一种极端复杂的情感,在洛迦·白玛的诗里,我们能读到执着之爱、忧伤之爱、痛苦之爱、坦荡之爱、沉默之爱、坚定之爱的玲珑诗语,也能感受到她以爱为底色的浓墨诗情。

放下诗集,掩卷而思。还能说点什么?我想起我与洛迦·白玛一样,都有一个诗人的头衔。而诗人,除非他把自己的灵魂融于天地之间,否则,诗人的境况只能符合三个字:在路上。

以此为序,与洛迦·白玛和所有热爱诗歌、热爱生命的人共勉。

行走康巴

落花流水

■赵敏

今年的明天我要去亚丁,看山,看水,看苍茫茫茫的大地上住着的神仙。如果明天有月亮,就照耀我的心底还藏着谁的影子不肯放手,还守着什么承诺不肯背弃。

天微亮,披着风刺骨的荆棘,裹紧棉衣,也裹紧昨夜彷徨无依的一段心事,不照镜子也知道自己的样子有多么猥琐,以这样的姿势启程拜访神山,不知神仙是否会闻到我身上颓丧的气息。

厚冰凝固在背向太阳的路面,车在盘山公路上绕圈,第一个圆有荒凉下来的牧草,牛群散落的草色黄昏是我的清晨。第二个圆有无边无际的青松林,松果高高挂在枝头,松针金箔一样铺陈在山坡上,我手无寸铁,只握着一个空拳。第三个圆我遇见低矮的高山,椭圆形叶缘上长出几根细针,脆薄的叶子暗藏着坚韧,或者说是三怙雪山的坚贞。车至无路,我沿着山麓向更高处攀登,古木参天地沉默着,无星的神秘就在天边。而我是今天这诸神唯一的朝圣者。

太阳有些薄情,只管耀眼地照这大好河山,冷冷地只望着这群峰,像薄情的眼神,可杀人,却隔着忘川河左岸到右岸的距离。

与千年静仁的玛尼堆凝望,用走热了的手掌抚摸石块上冰凉的经文,这些零下的愿望,太阳也不曾照烫,捂暖谁的心房?

与万年守候的古树交汇亘古的心意,今世的相遇,是久别重逢,是冲古寺等待一盏久违的酥油灯亮起。高枝上缠着的苔丝,是宁静,孤独,空阔的我的前世,不为成佛,也不为修仙,只为今天亲近仙乃日,央迈勇,夏诺多吉的面容,是尘缘。

洛绒牛场,没有吃草的牦牛,只放牧着逃跑的灵魂。

坐在雪后的冷泥里,枯草是暖的。面向神山,我不跪拜,虔诚也可以不显山露水。三神山手里的一朵雪花早已读解了我,借我一席白,幻化成狐,感尘缘。

不转身,面向三座神山,我的心无比洁白。身后是那遥远的集市,吹口弦的童年削瘦了春天,又吹断了夏天连绵的雨线。

翻开密密的经幡,翻开这些人世的祈望,仙乃日神山的右侧,冲古寺还在人间。

树木掩映下的石板路,厚门,重帘,彩殿,宽殿。

高高的神壁,陈旧的唐卡,朦胧的酥油灯,红衣缠身的喇嘛。

任孤独亲近,触摸。任我踱着凡尘的脚步,哭也好,笑也好,不肯惊扰一叶舟靠岸。

稻城有空,亚丁有归,神仙守着门。

福在佛掌中,佛一翻身,便掉在每个人心上。我们都,如同夜空星子一样,心有多宽,福就有多高。



稻城亚丁

雪花

第2194期

康巴诗汇

诗意,相逢在春季时装秀(外二首)

■伍远朋

偷偷地,扯下一块春风
拂袖送入呼吸
把整个春天装进身体
让身体的每个毛孔
肆意感受万物生长
拔节的快意

春天,从大门口开始
柳树细长低垂,褐绿色的触角
最早发出了嫩芽
舒展的枝条
挠醒了冬眠的春天
以及还未苏醒的大地

春雷是春天的新闻发言人
轰隆隆,轰隆隆
唤醒睡意朦胧的万物
春天来了!春天来了!
快起床梳妆,打扮
筹备参加春季时装周

布谷催农
布谷,布谷
还未等春姑娘梳妆完毕
布谷鸟就张开了歌喉
在春的巨大帷幕后
开始报幕

如果不是布谷鸟
解开关于春耕,关于播种
时间方程式的未知数

农民伯伯恐怕还陶醉在
香椿芽的胭脂盒
忘记了春耕

农历从雨水中探出头
像河边刚冒青的车前草
泥土的气息
穿过杨柳,穿过草地
催着农人下地
也催着一切在路上的人
开始属于自己筑梦的旅程

春天的裙摆
沉睡了一个冬季的山林
一夜间,欣欣然
桃树、梨树、海棠
露出羞涩的笑脸

这属于希望的颜色
白的、红的、金的
在山川,在平原
在屋后,在屋前
为大地蜀绣了一件
五彩的连衣长裙

一定是上帝,打翻了
绘画的颜料桶
一夜之间,五彩占据了
希望的田野,起伏的山川
把关于丰收和理想的讯息
播撒在大地上,还有
望春人的心间